

王德合 著

辨析惊世奇案，破解人生轨迹！

长篇反腐小说

与副省长较量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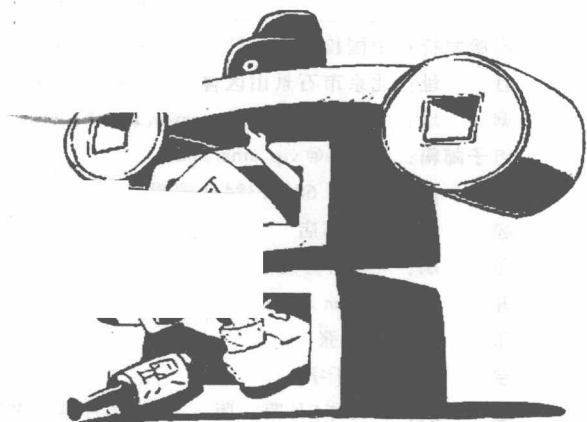
高官腐败，天怒人怨，欲壑难填，触目惊心；出乎预料的细节、惊世骇俗的口供素材，最近景还原这位高官的成长经历到沦为阶下囚的过程。



中国检察出版社

惊

与副省长较量的背后
王德合 著



王德合著，王德合著，王德合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与副省长较量的背后/王德合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 6

ISBN 978 - 7 - 5102 - 0263 - 6

I. ①惊…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268 号

惊——与副省长较量的背后
王德合 著

出版发行：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 zgjccbs. com)

电子邮箱：zgjccbs@vip. sina. com

电 话：(010) 68630384 (编辑) 68650015 (发行) 68636518 (门市)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20mm 16 开

印 张：19 印张

字 数：278 千字

版 次：2010年6月第一版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2 - 0263 - 6

定 价：30. 00 元

检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更多的是我在工作中的苦恼和生活中的艰辛，特别是我被借调到高检院，参加查办那几起省部级高官犯罪的案子后，总觉得有许多可说的东西。从不断变革的体制到复杂的生活环境，从速变的物质文化条件到人们思维应变能力的不断升华，结合曾查办过的经济犯罪案子，尤其是高官的腐败案子，使我萌生了在有生之年把它写下来的想法。

当我这个在基层从事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二十多年的检察官，第一次接触到那起省部级高官犯罪的案子时，心理复杂极了。的确经历了从惧怯到针锋相对地去斗智斗勇，最终把他送上了审判席这一过程。每当回想起经办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交叉犯罪案子的成因、特点及作案手段时，我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常常彻夜难眠。就是这些想法，一直缠绕着我，可自己又受文化所限，觉得无从下手。我在极其矛盾之中提笔解析进行试作。

当《惊——与副省长较量的背后》稿子成形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儿四不像。困惑之中，经朋友介绍，我把稿子送省作协委员苏茵玲老师求教。她在百忙中审阅了稿子。她对我说：“你这绝对是个好东西，越往后看越有戏，越引人入胜，我都有点爱不释手了。不过，对话太多，缺乏文学色彩，最好是改编成电视剧本，既省劲又有出路……”

当我按她的指点，鼓足勇气正在艰难地修改时，适逢顾亦老师前来采访我曾参加查办过的那个副部级高官犯罪的案子。于是，我又请教于他，他翻阅了我的部分手稿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王，你说啥是小说？你呀，要不拘形式，就按你自己平时说话的表达方式去写，写出你自己的风格，这就是好东西。你有这条件，基础在于你的表达能力。何况，你又

惊

与副省长较量的背后

写过东西，主要是解决好你自己的心理问题。叫我说，你就拿出你那土的特点，这才好……”

我又按顾老师的指点，再次进行了修改，最终才下决心把这本土了吧唧的东西献给读者朋友共品，敬请多多指教。

书中故事纯属虚构，相关细节则追求真实。

引 子

有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叫界岭。

界岭市的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伏幽山，银沙河自伏幽山深处呼啸而来，湍急的河流，无情地把界岭劈成了两半。

界岭市方圆数百里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加之气候适宜，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汉代以来，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争雄起兵，建立霸业，为这座城市的历史，书写了繁华鼎盛的笔墨。

灵山秀水，楚风汉韵，为这座城市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底蕴。

碧波荡漾的银沙河，把两岸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装扮得更加妖娆多姿，使原本闻名海内外的古城更是锦上添花，成了旅游圣地。

在这个富饶的地方，最近却传出了一条神秘的消息：

叱咤风云、闻名遐迩的反贪局长，在查处一个县长受贿案子时，竟然牵出了一群贪官与黑社会暴力犯罪交织在一起的大案。

但是，当他一闯入这起上挂下连、天怒人怨的案子，还没来得及下手，竟然叫人家先把他给“双规”起来了……

这不！刚叫人家给逮起来，前几天又被弄到北京去审查了。

他这人呀，一辈子就是应了“脾治、气治、脾气难治”这句老话，不食人间烟火，光知道黑着脸查干部，这倒好，他也完蛋了。

一时间，人们把他和案子搅在一块，成了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

1

这天，正在外地查办案件的界岭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凌建立被紧急召回。

已过知命之年的界岭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长凌建立，从部队转业时，正赶上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他调进检察院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干经济侦查工作。

从查处一般干部、科局级、县处级，到参加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经济犯罪案件，有好几个都叫他给送上了断头台，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凌建立夹着他那个已经磨得露出皮子底色的包，急匆匆地回到机关之后，直接来到了检察长杨坚的办公室。

杨坚，界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四十五岁，一米八三的头，体重足足有一百公斤，长长的头发，后背头；浓眉下闪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穿着朴素，有时，还穿着他在当兵时的旧军装。

他有爱梳头的习惯，总喜欢不时地掏出他那个黄铮铮、磨得亮晶晶的骨质小梳子，不停地整理着自己的头发。

杨坚的办公室在三楼，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是前几任检察长用过的老办公室。

办公室陈设单调，办公桌的背后，放了一排书柜，里边摆满了各类书籍。桌子上除了一台电脑之外，还摆放了很大的一盆仙人球，和窗台上摆放的各类仙人掌相衬，室内没有鲜花，只有两盆常青植物。周围摆满了沙发，看上去并不奢华。

正在伏案办公的杨坚，见凌建立推门进来，猛然抬起头：

“哟嘿！你倒挺神速啊！”

“招之即来嘛！”

杨坚顺手合起了文件夹，把手中那支铅笔，插进了竹子笔筒里，起身边倒茶，边微笑着说道：

“咱这些当过兵的人，就应当保持部队那种传统作风。”

凌建立顺势把他那个小皮包，放在了沙发前的长条棕色茶几上：

“检察长，我自己来。”

“老凌啊，我今天通知你回来，一是想听听你们手头上案子的进展情况；二是根据上级的指示，还得给你另安排一项新任务，我已经跟王祥副检察长通过气了，所以……”

凌建立吃惊地问：

“还要另安排新任务？那……王检察长他们出去考察，还得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呀？”

凌建立欲言又止。

杨坚没有抽烟的习惯，凌建立自己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两口：

“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一遇到得罪人的作难事儿，就绕着走，老是袖手旁观。可一遇到有利可图的事儿，就偏偏抢着上，真是少见！”

杨坚摆摆手说：

“老凌，行啦，行啦！咱们不说这个啦，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查这个案子的人员，还要几天才能撤下来？”

凌建立惊讶道：

“咋？撤人？又出啥叉子了？”

“不！不！我的意思是问你撤下一部分人来，干其他案子。”

杨坚说着，打开了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一沓子材料。

凌建立端着茶杯，边喝边说道：

“嗯……这一摊子事，从目前侦查的进度看，也快过半了。其他那两个案子上的人，眼下根本不能动，都在节骨眼上。”

杨坚皱着眉头：

“你看，咱们能不能这样办，这个案子的后期工作，多依靠基层院配

合的力量，先撤下来两个人，留个处长在那里，继续组织指挥。你嘛，带两个人再上一个新案。”

“说啥！再上一个新案？”凌建立的眉头拧成了个疙瘩，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抽烟。

“老凌呀！我很清楚，再接新案子，人力的确有些紧张。但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是上级批示限期要结果的，我们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查办，而且你还非得亲自上不可。”

杨坚走到凌建立面前，把材料递给他：

“这样吧，你把这些举报材料拿去，今天晚上加班看看，分析分析，看从哪个问题入手，先拟订一个初查方案，给我汇报之后，咱们再定。至于人员组织嘛，市委主要领导有个意见。不过……”

凌建立接过材料也没看，随口问道：

“这是举报谁的材料？”

“牛化为！”

凌建立心里咯噔一下：

“峰口县县长？”

杨坚点点头，欲言又止，片刻：

“我的意见，先撤下来一个组，你带着他们上这个新案子。如果撤不下来，等你把初查方案搞出来，咱们再商定。”

“目前撤下人来很困难。”

杨坚站起来走了几步，打着手势，口气强硬：

“这个案子必须立即上。而且，你还得亲自上。”

凌建立从杨坚的语气中，闻到了一丝火药味儿，他心想，还没有跳出这个“旋涡”，也不知啥“搅劲风”又刮过来了。他的神情有些紧张，自言自语道：

“查牛化为！为啥非得叫我必须、立即、亲自上？这么棘手的案子，为什么不叫院里上个领导挂帅呀？”

“老凌啊！我分析，这个案子交给咱，市委‘一把手’点了你的将，叫你必须亲自去，说明这个案子是前所未有的的一块硬骨头啊。不然的话，

领导怎么会特别强调，要我们组织的人员一定要精干可靠呢。”

说到这里，杨坚随手端起茶杯，连喝了几口，又一脸严肃地说：

“我跟你讲，这案子，领导不仅点了你的将，而且明确要我亲自抓，由我直接向市委‘一把手’汇报。所以嘛……你只对我汇报，内外部的协调由我负责。这样，你们在初查阶段，就要考虑‘查上先查下，查此先查彼’的策略，凭咱们的老经验，只要我们能抓到一两笔证据，那就好办了。”

其实，凌建立更明白，要拿下牛化为案子，谈何容易！那将是一场恶战，不下大的赌注，仅靠界岭市院的力量，是很难奏效的。

于是，凌建立带着试探的口气，又问道：

“检察长，初查牛县长这个案子，知情面有多大？”

杨坚笑了笑，起身走到窗台前，望着摆放在窗台上的仙人掌，说道：

“咋，你老兄现在的敏感性是不是越来越强了？但你可不能神经过敏啊。”

凌建立前些年曾因查办一起特大案子，被告人被处了极刑，可他却被联合工作组硬是查了半年多，差一点丢了乌纱帽。

在他的经历中，一次、两次……他都一次次地挺过来了，就没有他过不去的“火焰山”，哪怕是自己被烧得浑身“发焦”，也要硬闯过去。也许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使他后来查办案子，谨慎了许多。也许他更知道峰口县县长的背后……

杨坚和凌建立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常所面对的困难是啥？初查牛县长又会出现啥局面？他俩恐怕各自心中有数。

“老兄啊！这可是市委主要领导的意见，也是省里批示的，我们这边，只有三个人知道，市委那边，可能只限主要领导。”

杨坚的口气变得有些凝重：

“就这样吧！你的初查报告拟订以后，我再向市委主要领导报告。”

在这个没有炮声和硝烟的战场上，每一次战斗打响之前，首先拉动神经的，就是这些决策人。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虽不像战场上拼刺刀那样残酷，却更加复杂。

凌建立拿着材料，急匆匆地下楼去了。

2

侦查就是探秘。

反贪局的侦查更难。

界岭市检察院反贪局，那时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

也许是从办案安全方面考虑，他们没有在院办公大楼里办公，而是在办公大楼后边的一排小平房里。

这排平房有 12 间，是砖混结构的房子。

凌建立的办公室，在东边的第一间。

他办公室那张老式办公桌已经有些年头，上面的油漆已是“白云朵朵”了。就连他坐的那张椅子，也是修了又修。

办公桌上面，放了一部电话机，另一头放了一大堆材料。

这天晚上，只有局办公室的高茹和陈立同志在加班写材料，其他业务科室的人员，都在办案一线。

他走进办公室，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开始审阅检察长交给他的那一沓举报材料。

十三份来自不同部门、不同时期的揭发材料，集中揭发峰口县县长牛化为，在发包政府办公楼工程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建材交易市场工程中收受贿赂以及他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等问题。

凌建立对牛化为的问题早有耳闻，他是一个屡查屡提的风险型领导干部。

这几年，反贪局曾收到不少匿名举报材料，但对他收受工头李传发四十万元，又叫李为其建私宅两处，没这么具体翔实。况且，摆在面前的这

些举报材料中，有三份新材料，是署名举报。一个是县建委的主任任自丰，另一个是常务副县长洪明。

材料反映县长牛化为是个“不倒翁”，干部、群众长期举报，他仍青云直上，多次被查处，多次被提拔，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他有相当过硬的后台。

峰口县，又是自己顶头上司王祥和市委主管政法领导的老家，他们都是从那里土生土长起来的。

凌建立寻思着，虽然举报材料上有中央和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但这只“饿虎”，正是在“保护伞”下从担任乡党委书记，到担任副县长、县长，经过长达十几个年头才被育肥的啊！

目前，他已经不是一只“饿虎”了，而是一只“猛虎”。

凌建立自叹道：

“看来，这次又要骑上老虎背喽。”

夜深了，高茹和陈立给凌建立打了招呼后，回家去了。

反贪局的院子里一片漆黑，唯独凌建立的办公室里，仍灯火通明。

凌晨，凌建立困得眼皮子直打架。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到窗前向院子里张望。但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那夜风像梦游者似的在黑暗中发出盲目的飘荡声，却没有给人们送来一丝儿凉意。

天上的星星，用警醒的眼光，穿透黑暗，想要窥测人间那深奥的秘密。

此时，凌建立的脑子乱极了，好像工作中的困难和社会上的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转过身子，脱去衣服，只穿了个短裤，跑到院子里冲起了冷水澡。

冲洗过后，他觉得凉爽多了，又伏案拟订初查方案。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凌建立写了撕，撕了又写，一连撕掉了好几张纸。

而后，他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

“这一次老子又要被烟熏火烤喽。”

凌建立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分析，才拟出了从署名举报信提供的线索入手，进行初查的方案。

初查的方案明确由他自己带两名侦查员，先深入发案地暗访。根据暗访的情况，再灵活地展开调查工作。

这当然是他根据现有的举报材料，进行的“纸上谈兵”。

此时，凌建立在办公室里，只有那台吊扇的吱吱响声陪伴。那响声，既没有音韵，也没有节拍，乱糟糟的，吹得他有点儿头皮发麻。

他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三点一刻了。他习惯地又躺在了那张木沙发上。不一会儿，他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他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惊醒，一骨碌从沙发上爬起来，看了看手表，才六点刚过。他抓起电话问道：

“喂，哪里？”

对方毫不客气地回答：

“咋！你的官当大了，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

凌建立疑惑地问道：

“听声音有点耳熟。你是哪位？”

“你就猜猜吧！”

凌建立揉了揉惺松的睡眼，打了个哈欠：

“我……我还真的猜不出来哟。”

“你呀！我是老华……”

“你是哪个老华？”

“你呀……你呀！建立呀，你真的是官当大了，你认识了几个姓华的？连老战友都给忘了，我是华林青。”

凌建立惊奇地说：

“哎呀，是老营长啊，真是稀客呀，好久没联系了，我真的没有听出你的声音呐。没想到是你，你现在咋样？工作顺心吗？嫂子她们都好吧？”

华林青在部队时，曾当过凌建立的营长。

自从华林青转业到他的老家陈阳市水利局当副局长以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

战友、同学胜过亲兄弟。

战友情使凌建立对这突如其来的电话，也不觉得奇怪了。他误认为是老华家里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

华林青说：

“建立啊！我的电话号码本子前段时间给弄丢了，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你的电话。这么早，打家里，说你不在家，我就试着拨一下办公室的电话，看你在不在办公室，你真是个工作狂啊，现在还在办公室。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真的是好想你哟。”

老华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想一口气把亲近的话说完。凌建立几次想插话，老华就是不给他机会。

凌建立解释道：

“营……营长啊，您老多包涵，这是老弟我的不是，没有主动和老领导联系，汇报得太少喽……”

老华没有等凌建立说完，就急忙插话道：

“哎，哎，老战友，你听我说嘛。什么老领导不老领导的，我可是你的老兄咧，我听说你现在忙得很。我这么早打搅你，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老领导，您还客气什么呀。有事，您只管吩咐就是了。”

“噢，是这样的，我听说峰口县牛县长的案子，交给你查啦？他嘛，有个亲戚，在我们这儿工商银行当行长。平时我们的关系都不错，也不知道他们是咋知道咱俩是战友，昨天晚上他就缠着非叫我去一趟不可，想叫我给你当面说说。我想啊，就咱们这种关系，给你打个电话说说，能关照的，你一定会关照的，我就这么个事。”

凌建立心里一怔，迟疑了一下：

“这……这事……”

他还没说下去，华林青就接上说：

“这事咋啦？这事对你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再说啦！‘县官’不如‘现管’嘛。”

凌建立对司空见惯的说情问题，虽然习以为常了，可他对华林青的说情，不免心里有些纳闷：“他怎么这么快就……”

凌建立说道：

“是啊，是啊。您老领导的消息可真灵通啊！我还……”

“你还想推呀？你就别推了。”

“老领导啊！你听我说嘛！”

华林青根本不等凌建立说下去，就打断道：

“我不听你说，你是不是想说，不是你办的呀？不管是不是你去办，你是那里的反贪局局长嘛！查这种案子，还不是你说了算呐。你老弟呀，好事要多办，你没看这年头，都是这个样子嘛！”

“现在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平时不管人家是谁，托我办点事儿，我总是会尽心尽力地去给人家帮忙。

“这人呐！多做点好事，比什么都强，朋友多了路好走哇！”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一辈子热心肠。

“不过，人生在世，这样也好哇！多做善事，才能给自己日后留条路嘛。你说对不对呀？老弟！”

华林青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唠叨着。

凌建立只好不是“嗯”就是“啊”。

“哎，建立啊，不知道我该不该说哟，这些年来你是‘坐飞机吹号’——响得远啊！就连我们这儿都知道，界岭有个反贪局局长六亲不认，办案厉害得很呐。

“不过……我听说……你的教训也不少嘛。

“你呀！以后也不要太死心眼了，你这个人呐，我了解，脾气太直喽！现在光知道干活的人，吃不开哟。

“就拿你干这行工作来说吧，指望你、你们这一个部门，就能把腐败反下去呀？可能吗？咱们是战友，我就直说了，你可要悠着点干呀。”

凌建立被华林青说懵了，心想，这案子交给我才几个小时，说情的电话就来了。

“嗯，我知道了。您老领导说了，我尽力就是了。”

凌建立接完电话，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问号。

他自言自语道：

“唉，真是案案有说情，说情总先行，比我们侦查还厉害呀。”

他边思索，边拿着洗漱用品去洗脸，心想：知情面这么小，怎么会泄密了呢？难道是他……

凌建立洗漱完毕，拿着拟订好的初查方案，走出了门。

3

情网与法网在对峙。

凌建立急匆匆地走到杨坚的办公室。

杨坚刚走进办公室，其他两位副检察长也跟了进去，请示关于召开业务工作会议的问题。

凌建立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

杨坚待两位副检察长走后，转过身问凌建立：

“怎么样，方案搞出来了？”

“搞出来了，您审定吧！”

凌建立说着，从包里掏出初查方案，递给了杨坚。

杨坚接过材料，边看边问道：

“你昨天晚上又没休息吧？”

“不！我只是加了一会儿班。”

杨坚认真地看着手里的材料。

凌建立急切地说道：

“检察长！有个情况，我得给你汇报一下。”

杨坚头也没抬：

“什么情况？”

“陈阳市水利局有个副局长叫华林青，在部队时曾当过我的营长，今天早上六点半来钟，他给我打电话说，听说安排你调查峰口县牛县长的案子的，叫我给关照一下。

“当时，我很吃惊，他怎么知道的？”